



文学新观察

儿童文学畅销书需打造『升级版』

李东华



看一
看某作家富豪榜上出现的几位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沈石溪、曹文轩、杨红樱等等，他们的作品都曾经荣获（或多次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各类儿童文学大奖。面对这些作家，公众往往对他们腰包里的银子感兴趣，而忽略了他们在艺术上所做出的艰苦的努力。支撑他们的作品能够长期畅销的力量，不是投机式的对孩子们的简单的迎合和俯就，或者是对某些畅销作品的跟风模仿，而恰恰是缘于他们对小读者的情感和智慧的尊重，缘于他们对艺术的敬畏和虔诚。

对“儿童性”和“文学性”的双重尊敬

对比一下基本上由孩子的自主阅读选择决定的少儿畅销书排行榜和由专家的审美口味决定的各类少儿图书评奖的获奖名单，是有趣的。盘踞前者头几名的往往是根据网络游戏改编的冒险类作品，这些作品更注重悬念的设置、曲折的故事和越来越快的叙事节奏，对文字的打磨往往放在次之的位置上。而当我们来看由专家们评出的一些获奖作品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和读者自主选择的某种错位。比如说“文学性”，一般来说，这样的获奖图书是把“文学性”放在首位的。再比如“深度”，这些获奖图书一般不是那种可以一目十行而没有任何理解上的障碍的书，它讲究难度写作，也就意味着阅读上的难度，意味着你在读它的时候需要思考、需要停顿、需要专注。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草率地认定当下孩子们的阅读口味已经倾向于快餐化、消遣性的浅阅读。

事实上，当我们仔细观察这两份不同的榜单，我们会发现，上述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名字和作品是同时出现在这两种榜单之上的——也就是说他们既受到读者的青睐，也获得了专家的认可，他们的书既是畅销的，也呈现出某种令人信赖的经典品质。

沈石溪的动物小说，这些年在孩子们中间再次掀起了阅读的热潮。他总能用有趣饱满的故事，曲折奇异的情节，明白流畅的文字和深刻缜密的思考，呈现出大自然的博大深邃和动物世界令人惊异的生存真相。动物世界原本是最血淋淋的、最原始的脱去文明外衣的生存，但沈石溪却从粗犷、野性、甚至血腥的动物身上，发现了至关重要的一个字：爱。“爱”是生命的本源，沈石溪用他构筑的庞大的动物王国诠释了这样一个令人信服地发现。他对生命所怀有的真挚的情怀，对动物贴心的观察和关爱，我想这是他的作品能够散发出持久的魅力的根本原因吧。曹文轩的创作则一直坚持唯美的品格，甚少迁就流俗的理念。而郑渊洁和杨红樱作品中幽默和轻松的风

格，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追求，更是对解放儿童的天性这样一种儿童观的坚守。这些作家的作品，虽风格迥异，题材不同，但在一点上是共同的，那就是对“儿童性”和“文学性”的双重尊敬。

让“畅销”和“经典”成为儿童文学并行不悖的品格

这些作家在畅销书榜上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孩子的阅读眼光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幼稚——认为孩子毕竟在人生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上是匮乏的，因而是好糊弄好忽悠的，这样的观点只能说明成年人的自大和无知。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再来考察孩子们和专家们在阅读趣味上不相契合的那部分，回到我们在文章一开头提到的，孩子们对于由洛克王国、赛尔号等等网络游戏而衍生出的读物的几近顽固的热爱，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论：他们的阅读趣味随着时代的发展已经悄然改变，他们对于一种更富有智慧含量、风格更硬朗的作品充满期待，而这种期待在传统的儿童文学创作中没有得到及时回应，因而他们会求助于这些虽然显得芜杂（甚至可以说文字还有些粗糙）但和他们的精神相通的作品。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够拿出类似的在艺术上更精湛的原创性作品来替代这些或多或少显得仓促的读物，他们又有什么理由会拒绝呢？比如，我们能否拿出更多充满想象力的科幻作品来满足孩子们对于宇宙和生命的旺盛的探索欲？我们能否拿出更多的对于青少年的情感成长富有洞见的作品，来取代他们手不释卷的在我们看来很肤浅的言情作品？

所以，我们无视读者的需求，我们也将被读者无视。专家和作家们不能忽视畅销书榜单所传达出的讯息，重视这些信息，不是让作家们降低自己的写作难度，向那些短命的畅销书缴械投降，而是希望作家们从这些讯息中准确把握小读者们的脉搏，适度地调整自己的创作理念，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锤炼自己的艺术功力，使自己的创作不至于因为缺乏创新而跟不上小读者丰富而迅速的变化。毕竟，作品卖不出去，不全然是因为曲高和寡，它也可能是保守落后的明证。总之，我们的儿童文学畅销书不能满足于以“畅销”为目的，更不能为了畅销而迎合人类天性中一些卑下的痼疾，让一些粗俗的读物占据孩子们的阅读空间，而应该积极打造“升级版”，作家们应该发动自己的智慧，让自己的创作升级换代，最终带动读者的阅读趣味的提升，并进而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让“畅销”和“经典”成为儿童文学的并行不悖的品格。

跳月亮

王忠范

大兴安岭下有块古老的莫尔顶草原，居住着60多户鄂温克人家。30年前，我曾在那里当了两年的蹲点干部，那里留给我最美丽的记忆就是元宵节之夜跳月亮了。

鄂温克人特别重视元宵节，不但挂冰灯，放鞭炮，还要吃象征团圆的牛羊肉双喜丸子和类似馄饨的汤包，祈愿月圆、家圆、人圆。这天更是谈情说爱的日子，年轻人总要欢聚在一起跳月亮、唱情歌，表达爱情和欢乐。据说很早以前，从山上下来的一个年轻猎人与牧羊姑娘相遇在元宵节之夜，一见钟情，便跳月亮相亲相爱，喜结良缘，过上了美满的好日子。这样，跳月亮的习俗就一代又一代流传下来。

月亮升起的时候，我随村里教师哈尔其嘎先生来到学校的操场上，只见穿着节日盛装的青年男女早就欢聚在这里。哈先生说，以前姑娘们常常拿着自己用桦树皮做的小包、小盒、小篓等桦皮制品走来走去，表现鄂家姑娘的心灵手巧。如果小伙子看中哪个姑娘，就抢走她手中的桦皮制品，假若姑娘也喜欢这个小伙子，就会装作追回桦皮制品的样子，双双追跑幽会去了。如果姑娘觉得小伙子不是意中人，就不追不撵，那小伙子便会托人把桦皮制品悄悄送回来。哈先生说：“现在的姑娘小伙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们早早就约好，还手牵手地来跳月亮。”草原上的月亮升高了，大如玉盘，皓似明镜。奶皮子一样的月色里，大家排起队列，男的把奶酒举过头顶，女的捧起哈达，沐浴温暖的月光，享受圆月的纯洁。然后，共同供月、拜月、敬月，祈愿祝福。

篝火点燃了，噼噼啪啪的声音分外响亮，蹿起的火苗像红袍少女腾空而起。大家围成月亮形的大圆圈，头顶圆月，面对草原，双臂一上一下地摇摆，手腕左右舞动，一步步旋转向内。男与女不时相互呼喊：“扎黑扎，扎黑扎……”一个大圆圈渐渐地分解成若干个小圈，小圈又变成两人一组男女对跳，节奏舒缓而又明快。两个人忽侧身拉手，忽挺胸对肩，忽交换位置，潇洒、健俏、柔美。我和哈先生都被邀去跳月亮，欢快的脚步仿佛安上了弹簧。我的舞伴是位回家过年的大学生，她叫丽娜。这时她边跳边唱《内库楞》民歌，大家一起应声伴和：美丽的莫尔顶呵可爱的家乡/内库楞，内库楞/吉祥的草原铺满了月光/内库楞，内库楞/相爱的人自由幸福地歌唱/内库楞，内库楞……

前两天丽娜来拜年，我问起跳月亮的事，她顿然兴奋，说如今有了现代的灯光、音响，鄂温克人跳得更喜气更热闹了。



奶奶的“鸡母狗仔”

虔 谦（美国）

“母鸡”我们闽南话倒过来叫“鸡母”。

很久很久以前，我住在老家安海一个叫海八路的地方。那时候，每年过年以前10天左右，我就开始听到远远传过来的“通通”的捣米声，其中最清晰的捣米声来自我们自家后门外：那是奶奶的捣米声。捣米就是把糯米放进石槽里，然后用石锤去捶，硬是这样把糯米捶碎。这是硬功夫，很花力气。奶奶每次都要捶上几天，才最后把米都捣成粉状。年前两天左右，奶奶就用做好的糯米团捏成各种家禽：母鸡、公鸡、狗仔、羊儿什么的，奶奶统称它们为“鸡母狗仔”。糯米团有两种，一种是天然色；一种是着色的，一般都是粉色。奶奶捏“鸡母狗仔”时，我和姐姐会在边上跟着一起捏。不过，我们捏的总没有奶奶的像。

奶奶喜欢养鸡鸭来下蛋，过年过节或给人滋补身体时也会宰鸡鸭来烹煮美味。奶奶过年捏的糯米雕塑不是别的，就是那自给自足平民生活的反映，是奶奶过年的一份浪漫和梦。现代人的过节浪漫五光十色，绚烂无比，而那时的奶奶，大致就只有那些糯米雕塑。

奶奶做那些鸡母狗仔本来不为吃，而是当作过年的一种摆设。不过到了最后，奶奶总是捏不过我们几个孩子，于是鸡母狗仔们便和糯米丸子一起被放入沸水里煮。尽管原料一模一样，可吃起来，总感觉那鸡母狗仔比丸子好吃。离家经年，出国数秋，每次农历新年来临，只要我一闭上眼睛，那捣米声，连同那鞭炮声一起，就会穿过老家的半夜和凌晨，回响在我的耳边；那些糯米小动物的影像就会在我的眼前浮现……奶奶离开我们很久了，我也很久没有再听到老家的捣米声了。现在有了各种搅拌机，捣米应该是容易多了，不再需要那笨重的石槽和石锤。而奶奶的鸡母狗仔似乎也连同那石槽和石锤一起消逝，化为一份悠悠的回忆和淡淡的忧伤，徘徊在我异乡的除夕夜里。

今天逛超市，冰柜里照例摆着各式糯米丸子：有大，有小；有原色，有粉色；有芝麻馅，有红豆馅，有花生馅……这些丸子常年有，并不需要等到过年过节。取出一袋来，那玲珑可爱的糯米丸子给了我一份平常心：只要愿意，只要心中有情有信念，每一天都可以是温馨佳节；每一处都可以是亲情故乡。

雪山
的峻奇、茶花的清香、凤尾竹的隽永、酒与火的凛冽。在古老的音符里，我们倾听一个民族深远记忆的旋律，也听到了一个个民族融入大时代的铿锵节奏。

这是一种充满和声与共鸣的倾听。叶梅并没有停留在独自倾听的时间里。她的思想、她的感情、她的心智，都已经完全融入到那五彩缤纷的声音，仿佛置身于一片江河、小溪和涌泉汇聚与分流的大地，心中洋溢着芬芳的和声与涟漪绵绵的共鸣。于是她重新成为一个讲述者，诉说她的向往、她的感动、她的想象、她的祈祷和爱，讲述她被讲述者唤醒的梦境和故事。在《穿过拉梦的河流》里，我们的阅读成为一种接力式的倾听。

在当今世界人类思维和行为方式迅速融合统一的背景下，在时尚的阅读越来越趋于程式化和数字化的过程中，追求一种多语境、多语汇的感性阅读，已经成为一项捍卫生存尊严和文明价值的事业，而在想象中倾听或者阅读中倾听，这种曾经古老而普遍的传承现象，似乎正在转变成一种精神贵族坚守的文化领地。在后现代世界的同质化中保持多元性的思维，在消解个性的潮流中保持独立的话语，这是文化的应有之义，更是民族文学创作的生命。这也正是《穿过拉梦的河流》所体现的价值。

我与叶梅是多年挚友，她的文学才华常常令我赞叹和羡慕，而她在创作中所体现的人文主义精神和高尚的文学理想更是让我肃然起敬。叶梅的小说那具有沈从文之风的叙事，质朴、真诚而睿智，令人回味无穷。担任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和《民族文学》主编的叶梅，更是致力于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致力于中国多民族文学不断崛起及其价值体现的思考与实践，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她的不懈努力下，《民族文学》相继增加了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等多种民族文字版本，进一步为母语创作开辟了广阔的传播空间，也为培养一支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队伍打造了宝贵平台。

在广袤美丽的山川和阡陌之间，那些执著于崇高理想的文学创造者彼此呼应，继往开来，他们沐浴时代的朝阳，一路采摘古老智慧的鲜花，编织民族文学的多彩之梦，向着金色的彼岸高歌前进。或许这条道路并不平坦，然而那是一条“遥远而明亮的路”。

“穿过拉梦的河流”，叶梅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共存并肩而行。

阅读时代的倾听者

读叶梅散文集《穿过拉梦的河流》

吉狄马加

神为